

Yong Bao Wo Ba
Ye Si Yuan

拥抱我吧， 叶思远

2
含胭 著

△完美终结篇▽

直到我终于遇见你
你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

新锐言情作家
含胭

深情之作

遇见他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过——
他会成为你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

一段关于执着、不弃、坚韧的爱情

感动百万读者·连作者都流泪

庆幸的遇见，真挚的情感，爱上他终生无悔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叶思远
2
拥抱我吧，

含胭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拥抱我吧, 叶思远. 2 / 含胭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511-2113-2

I. ①拥… II. ①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837号

书 名: 拥抱我吧, 叶思远. 2

著 者: 含 胭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特约编辑: 翠 菇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弘果文化传媒

内文设计: 曾 珠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113-2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
•
•
•
•
•

终 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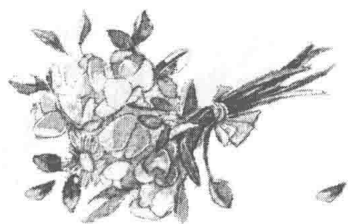
I know you' ll come and carry me out into the palace of winds.
我知道你会回来，抱着我迎风屹立。

——迈克尔·翁达杰《英国病人》

•
•
•
•
•
•
•
•
•

目录

第一章	游乐场	001
第二章	他是坠落凡间的天使	011
第三章	我知道你会回来	020
第四章	晴天总比阴天多	032
第五章	全世界，只有你	043
第六章	时间的力量	055
第七章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065
第八章	叶思远，我依旧爱你	075
第九章	你为什么要回来	087
第十章	过去让他过去	096
第十一章	意大利并不是乐土	107
第十二章	叶思远的百宝箱	117
第十三章	第二件事	128
第十四章	我确定	139



尾声 能否再见钟情 150

番外一 Valentine's Day 163

番外二 不设防 173

番外三 嘿！小贝 186

番外四 拼图 202

番外五 白月光 209

番外六 铃铛山 219

番外七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225

番外八 过年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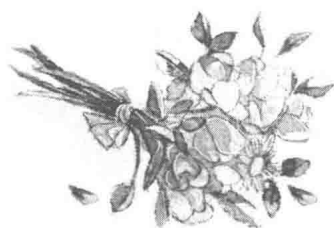
番外九 叶以萱 269

番外十 诺言 274

番外十一 亲子活动 281

番外十二 他们会遇见 290

目录



第一章 游乐场



在我的脑海深处，存在着一座游乐场，里面有五彩绚丽的旋转木马，还有承载着太多梦想的摩天轮。我徜徉在游乐场中，蓝天白云，绿草茵茵，我面前有一个年轻的男人，他在奔跑，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温暖的气息。

“小桔……小桔……”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我记得他的身形，因为他的身形是那么与众不同。

他，没有手臂，身边是两条飘舞着的空衣袖。跑了一阵子，他停下来，回头朝我笑，浓密的黑发随风飘扬。他环视四周，骄傲地告诉我：“这是小桔游乐场！你喜欢吗？”

我当然喜欢！看着周围闪闪亮亮的一切，我开心极了，只想冲上去抱住他，大声地告诉他：“我喜欢！我喜欢！我非常非常喜欢！”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上前，他已经往前跑远了，我去追他，却总是追不上，他跑得那么快，我不禁抱怨起来：“你等等我啊！”

他冲我笑，摇头：“不行，你来追我。”

我跺脚：“我跑不过你，我累了，想睡觉。”

他愣了一下，突然间神情变得严肃：“不许睡。”

“可是我真的好累。”

我没去管他，直接躺在了草地上，看着天上飘浮的云朵，嗅着周围清新的青草

香，我感觉惬意极了。

他走回我身边蹲了下来，说：“小桔，醒醒，不许睡。”

我眼皮在打架：“不要，我好困。”

“醒醒，醒醒，小桔，醒醒。”

“不……”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突然，我的左手有了一种奇异的触感，不是有人牵住了我的手，而是——有人在温柔地吻我的掌心，好柔软、好温馨，渐渐地，我手上还有了一些濡湿的感觉，这是什么？下雨了吗？

“小桔……小桔……”

身边的人一直在轻轻地唤我，我却没有力气醒来，真的好累啊，让我再多睡一会儿吧。

这一觉，直睡得昏天黑地，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醒了过来。

周围一片白色，空气中充斥着消毒药水的味道，耳边还有仪器的“嘟嘟”声。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戴着氧气面罩，身边并没有认识的人，只有一个白衣人背对着我忙碌着。

她转过身看到我后，眼神里透出了一丝惊喜，我看清了她是一个戴着护士帽和口罩的小护士，她俯下身来，柔声问我：“你醒了？”

我想说话，发现自己发不了声，只能很轻微地点了点头，但只是这么一个小动作，就令我的头剧烈地疼起来。

小护士连忙说：“你不要动，也不要说话，你还没脱离生命危险呢！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的话，就眨一下眼睛。”

我眨了一下眼睛。

她又问：“你记得自己是谁吗？记得的话就眨一下眼睛。”

我又眨了一下眼睛。

她看起来有些激动，但还是耐心地问：“这里是医院，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

这一次，我反应了很长时间，最后，我眨了一下眼睛。我看到小护士眼里闪出光亮，她高兴地说：“太好了！你真的清醒了！我这就去找医生来，你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一个多星期啦！”

一个多星期？居然有这么久了？我完全没知觉，依旧只是麻木地转动眼睛打量四周，很快，我觉得困倦不堪，又一次沉沉地睡了过去。

再一次醒来时也不知过了多久，病房里多了两个医生，他们正仔细地替我进行检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回忆起了所有的事。

我叫陈桔，今年十九岁，在H市的Q大念大三。

我之所以会浑身不能动弹地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是因为，我从六楼跳了下来。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是在我男朋友生日后的第二天下午。

我的男朋友叫叶思远，比我大三岁，我和他在一起快两年了。叶思远和普通的男孩儿不大一样，小时候，因为触碰了高压电，他的双臂高位截肢，后来一直学习用脚读书写字、料理生活。现在的他正在学习服装设计专业，即将去意大利米兰读研。

我和他的感情一直很好，他要走了，我舍不得他，他也放不下我，我们还陷在离愁别绪中，根本没想到噩运会骤然降临在我们头上。

当时的场景实在太纷乱，我能记起的，只有叶思远绝望的眼神和凄厉的呼喊，他求他们放过我，却只能被歹徒踩在脚下，徒劳地挣扎。

后来，我从六楼的窗台，跳了下来……

我一直住在病房里，清醒的时间很少很少，少到无法了解自己的情况，无法和任何人见面、说话，少到我还来不及感受来自全身的疼痛。

等到我能摘下呼吸机开口说话时，已经是五天以后了。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我爸爸。

爸爸明显瘦了一大圈，他穿着无菌服，戴着口罩，两只眼睛红彤彤的，看到我醒了，他就哭了起来。

“爸……”我轻声地叫着他，声音又哑又涩，都不像是我发出的了，“你怎么来了？”

“傻丫头！你都这样了，爸能不来吗？小诺也来了，在外面呢，等你好一点儿他再进来看你。”

我虚弱地说：“他不是，要读书……”

“现在是国庆节放假，他吵着闹着一定要过来。傻丫头……你……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啊！六楼啊！你都敢跳！你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向你妈交代！”

爸爸哭得更伤心了，我努力地笑了一下，说：“我这不是，没事嘛，你别担心，我活下来了。”

爸爸生气地瞪大眼睛：“什么没事！你知道你伤成什么样了吗？你知道你断了多少骨头吗？两条腿、骨盆、右手都骨折了啊！左肩也扭了，肋骨断了两根，还扎到了内脏，你肚子里的内脏大部分都是挫伤破裂，大出血啊！还有脑震荡！要不是你掉到二楼时腿被人家晾衣架挡了一下，你就直接摔死啦！医生说再晚送医院几分钟，你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救不活了！光是手术就做了好几个小时呢！病危通知单不知下了几张啦！这……这……这还叫没事吗！”

哦……原来我伤得这么重，但是，我挺过来了，不是吗？

爸爸抹了抹眼泪，我平静地看着他，等他微微平复后，我问出了一个从第一天

醒来就想问的问题：“爸，叶思远呢？”

爸爸一愣，抬眼看我，闷声说：“别提他了，你还生死不明呢，他就和他妈出国了，说是学校要开学！我早说这个男人靠不住，你还非不听，你为了他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他……”

爸爸继续说着什么，我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心里的感觉很奇怪，不是失望，也不是愤怒，不是埋怨，也不是疑惑，我竟然非常非常平静。

他已经去了意大利，他没事了，哦，这样很好。

我动了动左手手指，上面似乎还留着他的气息，他曾经陪在我身边，我知道的。

我没有再问起关于叶思远的事，陈诺终于和我见了面，小笨蛋哭得稀里哗啦的，拉着我唯一能动的左手，说：“姐姐，你一定要快点儿好起来啊！你答应我春节时陪我去看元宵灯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啊！”

“不会。”我对他笑，有气无力地说，“国庆过了就跟着爸爸回家去，你都是初中生了，学习很重要的。”

“那你怎么办？”

“姐姐有人照顾的，你放心。”

我有二十四小时的顶级看护，听爸爸说，是叶思远家里人安排的，医药费也全由他们承担。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想再考虑这些东西了，我知道我必须好起来，竭尽全力地配合治疗，我知道他一定在担心我。

爸爸衣不解带地在医院里陪了我几天，国庆假期结束，我劝他带陈诺回家：“有人照顾我，钱也不用担心，爸爸，你们就回去吧，不然美阿姨会不高兴的。”

爸爸起先还不肯，经不起我一次次劝，看着看护尽职又专业，终于同意了，带着陈诺回了家。

爸爸走后的第二天，王佳芬出现在我身边。

她告诉我说，她天天都来，但是我一直未脱离生命危险，医生劝他们不要进来看我，只放了爸爸和陈诺进来。

“好多人都来过了，施小燕、马英、刘一峰、冯啸海、李维、应鹤鸣，还有班里其他同学、辅导员……”王佳芬拉着我的手，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陈桔！你就是个笨蛋！笨蛋！”

“我这不是没事了嘛。对了，婉心呢？”她说了一大堆人，独独没有说到婉心，我觉得奇怪。

王佳芬怔住了，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我更加起疑，问：“婉心呢？”

“她过段时间再来看你。”王佳芬脸红了，她不习惯说谎。

“佳芬？”

“小桔！你……你先安心养伤吧！别管这些了！”

“不行！你告诉我！婉心怎么了？”

王佳芬咬了咬嘴唇，突然凄惨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小桔！婉心出事了！”

婉心出事了！你掉下楼以后，过了两天，婉心找到了叶思禾，她……她捅了他好几刀！婉心被抓进去了！她坐牢了！呜……”

我惊呆了，好半天没反应过来。

是啊！那是苏婉心啊！那是把我当妹妹看待的苏婉心啊！

她和我那么相像，是一个那么烈性的女子，知道我的遭遇，她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只是……这真的好残酷！婉心只有二十一岁啊！她究竟是抱着怎样决绝的心，去找叶思禾的呢？想到这儿，我的胸口难以抑制地起伏起来，喘气变得很艰难。

王佳芬慌了，她一边按着救护铃，一边冲我喊：“小桔！小桔！你没事吧？都是我不好！刘一峰就叫我不要告诉你的！”

我盯着她，问：“叶……叶……叶思禾，死了吗？”

“不！他没有死，不过伤得很重，抢救了好久才抢救过来。就是因为这件事，叶思远才……”

我没能听到她后半句话，就晕了过去。

两天以后，我的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些，刘一峰、冯啸海、王佳芬和李维一起来看我。

王佳芬给我讲述在我初受伤时发生的事，一件件娓娓道来，我终于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跳楼后，唐锐和阿中趁乱逃跑了，可是还没过两个小时就被警察抓住了，他们还未来得及删除DV里的影像，那些他们本来想用来要挟叶思远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铁一般的证据。

婉心捅了叶思禾几刀，在他奄奄一息时，又报了警，救活了他一条命，而婉心直接被警察带走了。

叶思禾的妈妈疯狂了，叫嚣着要与我们同归于尽，她真的找了黑道上的人，说要废了叶思远和叶思炎。恰巧叶思远要出国了，叶妈妈当机立断，决定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去意大利。

王佳芬看着我，说：“叶思远当然不肯走，但是他妈妈说，等风头过了就让他回来看你，当时他的学校马上要开学了，可是他还有一堆手续没办，如果迟了，就还要再拖一年。那几天，动静都挺大的，我们都在。”

她看了看身边的刘一峰和冯啸海。刘一峰继续说：“陈桔，你千万不要怪思远，他是逼不得已。当时在走廊上，他都给他妈妈跪下了，说一定要陪着你，绝对不走。”

王佳芬又补充着说：“他都哭了，我们也都哭了，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时候还是出去安全点儿。你不知道，你这病房外面常有可疑的人走来走去，后来叶思远的妈妈花钱雇了几个保镖，我们才觉得安全了点儿。现在外面还有两个在呢，二十四小时轮班的，所以你很安全。”

冯啸海说：“后来，思远实在没办法，被他妈妈带走了，他……他妈妈还

打了他。走之前，他整日整夜地守在医院里，你一直没脱离危险，他就不吃不睡，不管我们怎么劝都不听。”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述说这一切，嗨！真和拍电视剧一样。

叶思远，我就知道，你不想丢下我的。

第二天，王佳芬一个人来看我，她拿着手机，笑咪咪地对我说：“小桔，猜猜是谁的电话？”

我知道自己的眼睛都发亮了，她给我戴上耳机，把话筒搁在我嘴边，笑了笑，就走出了病房。

我的心狂跳起来，这一天，已经是10月10号，我摔伤后的第二十二天，叶思远离开后的第十三天。

我听到耳机里传出的熟悉声音，低沉、温柔，还带着点儿小心翼翼。

“小桔。”

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这是我受伤后第一次哭泣，不是为了自己的遭遇，而是为了他。但是我不能动，只能任由眼泪直流。

“思远……”

“小桔，你……”他默了一下，低声说，“对不起。”

我在眼泪中微笑，又在微笑中决堤，我对他说：“不要说对不起，我都明白的。”

叶思远长久没有说话，我也一直沉默着，听着他在电话那端，隔着遥远距离的均匀呼吸声。终于，他说：“你的身体好点儿了吗？会不会很痛？”

会，当然会，我没有瞒他：“很痛，全身都痛，不过我不怕。思远，我活下来了，我们挺过来了。”

“嗯……你没事就好。”

“你开学了吗？”

“开学了。”

“一切都顺利吗？”

“还行，我妈和思炎都在，思炎……也许会转到这里来读书了。”

“哦……那很好啊，对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变得很丑。”

“嗯？”

“他们把我的头发都剃掉了。”我有些懊恼地说，“像个小尼姑一样。”

“那是手术需要。小桔，你伤得太重了，浑身的骨头几乎都断了。”叶思远的语气沉了下来，“当时，我只希望你能活下来，你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如果你走了，我……”

“别说。”我吸了吸鼻子，“你答应过我什么，你忘了？”

他顿了一下，说：“没忘。只是，你怎么会那么傻呢？”

我笑着说：“因为我是你的，我只能是你的，没有其他人能得到我。”

“小桔，你真傻，真傻，你……”他的话还没说完，我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引起胸部一阵难抑的疼痛，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抽搐了起来。

我的身体无法动，每咳一声都令我痛苦得想死去。我听到叶思远在电话里惊慌地呼喊：“小桔！小桔！你怎么了？小桔！发生什么事了？快叫医生！叫医生啊！”

因为身体的颤动，耳机脱落下来，王佳芬和医生冲进了病房，我只能听到叶思远离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的声音：“等我回来！小桔！我一定尽快回来……”然后我就晕了过去。

每天，每天，我就像具尸体一样，躺在床上任人摆布。

他们为我腹部的手术刀口换药，帮我擦身、输液、换姿势，喂我喝水、吃流食，还帮助我大小便。

是的，现在的我包裹得就像一个木乃伊，吃喝拉撒睡全在这张床上进行，而且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进行。

很耻辱、很痛苦，可是我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挨过一天又一天，我知道自己终会好起来。

有时候，我会想到叶思远受伤时的情景，他失去了双臂，是不是也要遭遇这一切？但是我觉得自己比他好，起码，我会有恢复健康的那一天，而当时的他，却是在经历日复一日的绝望。我能看到希望，所以我不怕，而他呢？十一岁的小思远，当时的你，能看到希望吗？

有许多人来探望我，班里的同学、老师，一起做兼职的小姐妹，还有 Olive 的那些好朋友。

水手哥、Olive 和豹子哥一起来看我。豹子哥对我说：“你放心，我已经关照了里面的兄弟，他们会好好‘招待’唐锐的。这畜生当初敢在我的地盘上对你做这种事，现在甚至差点儿害死你，老子不搞死他，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道上混！”

我根本就没去想这回事，对他说：“豹子哥，你能不能找人照顾一下婉心，她……”

Olive 拉住我的左手，说：“小桔，这你就别担心了，有我们在，婉心绝对不会有事。”

我相信他们，心终于定了一些。只是，婉心啊！你的青春年华要在监狱中度过了，这真是令我痛心得无法言说。我在心里发誓，等婉心出狱后，我一定要和她在一起，只要有我陈桔一口饭吃，就绝对不会饿死她苏婉心！

应鹤鸣来看我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犹豫了很久，才对我说出一件令我怎么都没想到的事。

“唐锐被开除，是我叔叔的主意。我实在是没料到唐锐会做出这么过激的事，小桔，对不起……”

他低下头，双手握在一起使劲地搓，一脸的懊恼和自责。我有些错愕，心里五味杂陈，原来这真的不是叶妈妈的主意。

如果没有应教授的自作主张，也许所有的事都不会发生，我依旧健健康康，依旧和叶思远浓情蜜意，可是现在说这些，一点儿意义都没有了。

我只能说：“应鹤鸣，我已经没事了，你不用自责。这些事……谁都说不好的。”

也许这真的就是命运，而我还算是那个走运的人，我对应鹤鸣笑：“说不定挺过这一关，将来我就飞黄腾达了，不是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

“那是你现在没事，万一当时你……”应鹤鸣重重地叹气，“也是我不好，当时想着唐锐做的事，就一肚子气，和我叔叔说一定要好好惩罚他，没想到他会被直接开除。”

我没有再说话，得知这个信息后，心里竟然坦然了许多。也许世间万物真的存在因果循环，也许我们的命真的是上天注定，也许这短短几月间发生的事可以改变我的一生。我在心中感叹，陈桔啊陈桔，你从六楼跳下来都没摔死，老天已经开眼，这说明你命不该绝。

我相信，冥冥之中总有一种东西在指引着我们该往哪里走，我至今都觉得，我没有走错。

刘一峰和冯啸海经常来看我，一个星期会来三四次，他们陪我说话，有时还讲点儿叶思远住寝室时的趣事。刘一峰和我打趣：“你担不担心思远在意大利被小洋妞拐走？洋妞可是很热情大方的！”

我被他逗得笑起来，笑得肚子上的刀口都开始痛：“我可不担心，反倒是他不会担心我被医院里的帅医生拐跑了。”

“他是担心啊！所以拜托我们常来监督你呢！”刘一峰笑。

我看冯啸海精神不大好，以往痞里痞气的他，这会儿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

“你怎么了？”我问他。

“没什么。”他冲我笑笑，笑得有点儿苦。

刘一峰摇头：“他是在担心苏婉心，苏婉心还要过一段儿才开庭审判，到时候我们会去，回来把消息告诉你。”

说到婉心，我的心又沉了下来，和他们一起陷入了沉默。

王佳芬几乎天天来，有时候李维会和她一起。双休日她甚至会来陪我一个白天，即使我痛得说不出话，她也会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身边，陪我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或者给我说点儿学校里的事情，谁谁和谁谁谈恋爱了，谁谁和谁谁又分手了。我从来不知道王佳芬也会那么多话，我知道她是怕我孤单寂寞，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婉心又在拘留所，如果她不多陪我一会儿，她怕我会胡思乱想。

我的确是很寂寞，尤其是夜深人静时。长久地卧床不动磨灭了我的耐心，身体的剧痛令我心烦气躁，有时我会冲着看护发脾气，但是看护们很专业，从不和我计较，

依旧耐心又周到地照顾着我。

我时常睡不着，因为白天睡得多，到了晚上，我总是会看着窗外的月亮发呆。

我住的病房楼层很高，我会叫看护把窗帘拉开，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那轮淡黄色的冷月。看着它由圆到缺，又由缺到圆，一夜又一夜，一夜又一夜。

最令我期待的，是叶思远每天的电话。

自从第一次和他通话导致我突然咳嗽晕过去后，他没敢再打过来，直到四天后我才又一次和他通话。

他很担心，时常关照我如果觉得不舒服就要叫医生，然后叫我尽量少说话，他说，我听。

我乖乖地答应了他，于是，他就开始给我讲他在米兰的事，新学校，新老师，新同学，新交的朋友，上课学了些什么，完成了什么作业，碰到了什么趣事……

我听得很开心，笑话他：“你和王佳芬一样，突然变得很爱说话。”

他也笑起来：“如果时间允许，我会把我一天里做的事，全告诉你。早餐吃了什么，午餐吃了什么，晚餐又吃了什么。对了，我发现一家店的意大利面很好吃，下次带你去吃，绝对正宗。”

“好哇。”我笑，“思远……我好想你。”

“我也想你，小桔，好好养伤，到了圣诞节，我应该能回去看你了。”

我一下子激动起来：“真的？”

“嗯。”

“我等你！”

几天以后，王佳芬又给了我一个惊喜。

她带着笔记本电脑来医院，说：“想见他吗？”

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起来，咬着嘴唇不住地点头，晃得头都晕了起来。

王佳芬大笑：“瞧你急的，他在那儿等着呢，我给你接上线。”

我突然问她：“哎！我……我看起来怎么样？”

王佳芬一怔，回头看我：“真不怎么样，不过小桔，你放心，他不会介意这个。”

我知道她说得没错，可心里还是忐忑，我曾经叫王佳芬拿着镜子给我看过，只看了一眼，就看不下去了。那哪里还是我，简直是个皮包骨头的妖怪。

王佳芬打开了电脑，又帮我稍稍摇高了床背，只是一点点高度，我就头晕起来。

“够了够了！”我叫着，闭了好一会儿眼睛才睁开。王佳芬已经把桌板移到了我的床上，她调整好笔记本电脑的位置，说：“准备！芝麻开门啦！”

然后，视频里就出现了叶思远的脸。

王佳芬为我戴上耳麦，调整好话筒的位置，就走出了病房。

我一下子就听到了叶思远的声音：“小桔，小桔，听得见吗？”

“听得见！”我笑起来，看到视频右下角那个糟糕的自己，一下子又蔫了下去。

我的头发只有几毫米长，整个头型一览无遗，额角、头皮上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伤疤，样子极其狼狈。

我的面容很憔悴，眼眶和脸颊都凹陷了进去，眼睛无神，嘴唇无血色，脖子上筋都显了出来，宽大的病号服穿在身上，显得空空荡荡的。

叶思远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觉得他憔悴了许多，一张脸苍白消瘦，精神看着也不好。

“思远。”我叫他，虽然知道自己看起来很丑，还是为第一次见到他而高兴，“你骗我，你是不是都没吃好？没睡好？”

“没有。”他抿着嘴唇笑了一下，“课有点儿紧，适应一下就好了。”

我轻轻地抬起左手，往屏幕上伸了过去，左肩依然有些疼，但我还是触到了那冰凉的屏幕：“思远，思远。”

我抚着他在屏幕上的脸，一颗心变得满满的。

“小桔，你瘦了好多。”他的眼神写满了心疼，“没有好好吃饭吗？”

“我还不能吃固体的东西，只能吃流食，都快饿死了。”我笑，“当时不是胃出血吗，做了手术。”

他突然低下头去，很久很久以后才抬起头来，眼睛里有东西在闪烁。

我赶紧说：“思远，我没事啊，等你圣诞节回来时，我说不定能走路了。”

“嗯。”他很勉强地笑了一下，“小桔，你不要说话了，就让我看看你吧，好久没看到你了。”

“我现在丑死了。”我噘起嘴，“和黑山老妖一样。”

“没有，一点儿也不丑，你还是最漂亮的小桔。”

我笑了，我们就这样望着彼此，沉默了许久。真的，我们不需要说什么的，只要能够看到对方，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第二章 他是坠落凡间的天使



11月2号，是我二十岁的生日，许多人过来看我，一拨一拨地祝我生日快乐。我很感激他们，整整一天，我的病房都没有空过，不知收了多少礼物，听了多少遍生日歌。

傍晚时分，病房门口出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嗡嗡嗡嗡……

我扭过头，惊讶地看到，秦理来看我了！

“阿理！”我欢喜地叫他。

“小桔。”他操纵着一台轻便的电动轮椅到了我的病床边，秦勉跟在他身后，秦理伸出左手牵住了我的左手，笑着说，“生日快乐，抱歉这么久一直没来看你。不过这次过来，我会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来陪你。”

我很惊讶：“呃？不用啊，你的工作那么忙。”

“思远的命令，我可不敢违抗。”他笑得很舒展，“他不放心你，叫我每天都来看你，然后向他汇报情况。”

“至于嘛，我每天都在电话里和他说治疗情况了，这人真是。”

“你别怪他就好。”秦理捏了捏我的手，又扫了一眼我的全身，笑道，“哟，你现在和我一样，只有左手能动啦！”

“可不是嘛。”我苦着脸瞪他，“比你还惨，坐都坐不起来。”

“好好儿养着，你要是养得不好，叶思远非把我们都杀了不可。对了，思远叫